

文学文体学视角下《红楼梦》第三回两个英译本对比分析

曾芳芳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 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小说翻译的艺术在于成功保存原文的文体特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讨论《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 旨在考察原文的文体特征及效果是否在译文中得到呈现, 从而说明对原文文体特征有透彻的了解和把握, 并在翻译中具有文体意识, 译者才能更好地保留原作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关键词: 文学文体学; 红楼梦; 对比

1. 引言

文学文体学作为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交叉学科, 其核心在于通过语言选择的分析, 揭示文本如何通过具体语言手段实现主题意蕴的深化与美学效果的强化。传统研究中长期存在“重诗歌轻小说”的倾向, 因诗歌的韵律、用典等形式要素对整体艺术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然而, 现代研究愈发认识到, 即便以叙事为内核的小说文体, 其语言特征同样承载着不可忽视的主题意义与美学价值。Lodge (1966) 曾明确指出, 语言是小说家创作的根本载体, 所有创作行为皆需依托语言这一工具得以实现。申丹 (1998) 进一步指出, 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绝非简单的叠加关系, 而是深度融合的有机体, 共同构成作品主题意蕴与美学价值的表达载体。这种认知对小说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译者若仅满足于情节信息的传递, 忽视对原文语言形式的忠实再现, 便会导致文学价值的严重损耗。这种“得形忘意”的翻译困境, 在翻译学中被称为“假象等值”现象——即译文与原文在表层信息上达成对等, 却在深层文学意义与美学价值上产生显著偏离。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代表, 现有十余种外文译本, 其中英文译本最为丰富, 尤以杨宪益、霍克斯的译本最受关注。国内学界对《红楼梦》英译研究多聚焦于霍译本与杨译本的对比, 涵盖宏观评价与具体翻译特点分析, 且多为全篇研究。针对第三回的专项研究则集中于人名、诗词等局部翻译赏析。本文以第三回为对象, 基于文学文体学视角, 从语音、词汇、句法三层面对比原文与两译本, 探讨其文体特征及美学效果在译文中的再现情况。

2. 语音层面

语音作为语言的基石, 在人类交流思想、抒发情感、

传递信息乃至创作文艺作品等各类活动中, 始终无法脱离语言的声音载体而独立存在。事实上, 在一切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声音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始终是相互呼应的 (王佐良、丁往道, 1987)。用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的话来说: “语音和思想必须产生共鸣。”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的登场, 恰似戏曲里主角的夺目亮相——于众丫环仆妇的簇拥间谈笑风生而来。其声未至而形已现, 闻其语调便似见其人, 人物鲜活的形象瞬间跃然纸上, 这种通过声音与场景交织营造的出场艺术, 极具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原文: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霍译: “Oh, dear! I’ m late. ” said the voice. “I’ ve missed the arrival of our guest.”

杨译: “I’ m late in greeting our guest from afar!”

杨译本选择 /aɪ/、/i:/、/a:/ 等元音作为构建王熙凤语言特色的核心元素, 这些元音普遍具有发音明亮、饱满、穿透力强的特点, 能够迅速吸引听者的注意力, 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王熙凤“平地一声雷”般的笑声以及她言语中的直接性与张扬个性。这些元音的使用使音响效果强化, 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使得王熙凤在读者心中成为了一个鲜明、不可忽视的存在。相比之下, 霍译本更多地依赖于 /v/、/m/、/s/、/t/ 等摩擦音和爆破音, 这些辅音在发音上往往带有一种柔和、连绵不断的感觉,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熙凤个性中那种直接、强势的特质, 使得其人物形象的音响效果不够鲜明突出。

中文的音韵美还体现在平仄、押韵、叠字等手法上。《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音韵和谐, 极具艺术魅力。

其中对贾宝玉的外貌描写虽然并未严格遵循传统诗词的押韵规则，但大致押“ao”的韵，整句话在平仄上形成了起伏变化，也增强了音韵的动感。

原文：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霍译：His glance was soulful,yet from his lips the laughter often leaped;a world of charm upon that brow was heaped;a world of feeling from those dark eyes peeped.

杨译：But his natural charm appeared most in his brows, for his eyes sparkled with a world of feeling.

霍克斯译作精妙非凡，践行“以诗译诗”理念，其中“leaped”“heaped”“peeped”三词堪称精髓所在。绵延的/i:/长元音如清泉漱石，自然晕染出悠然舒缓的韵律层次，暗喻宝玉之美值得反复咂摸；而/p/、/t/轻辅音的清脆爆破感，恰似春笋破土般灵动乍现，瞬间激活画面生机，使宝玉之美跃然纸上。更妙的是，/p/、/t/的复沓运用如行云流水，层层深化了画面的动态张力与自然意趣，将宝玉浑然天成、

鲜活灵动的形象之美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过目难忘。相比之下，杨译很平实，没有追求重现原文的音韵上的节奏感。

3. 词汇层面

于词汇维度，作者常运用“文体偏离”策略，若翻译时径直“修正”此类偏离，恐会折损原文的文体特质。Leech与Short（2001）将这种偏离划分为两类：“量的前景化”，即语言单位通过超常重复或排比形成的强化效果；其二为“质的前景化”，体现为对语音规则、语法结构或语义逻辑的艺术化突破。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恰在于这种“前景化”。日常语用中，人们惯于关注内容传达而忽视表达形式；文学创作则通过刻意偏离常规语用规范，重新激活读者对语言形式的审美感知，此特征在《红楼梦》中尤为典型。

3.1 量的前景化

《红楼梦》第三回中，林黛玉初进贾府便敏锐察觉“外祖母家与别家迥异”，其差异核心在于“大”字。这种“大”不仅体现在建筑规制上，更渗透于空间布局、陈设装饰的每一处细节，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身份象征。

原文	霍译	杨译
大石狮子	two great stone lions with	two huge stone lions
兽头大门	doors were embellished with animal-heads	a great triple gate with beast-head knockers
大字	in large characters	in large characters
三间大门	another triple gate,	another imposing triple gate
油漆大门	a big black-lacquered gate	a large black-lacquered gate
至仪门内大院落	an inner gate into a large courtyard.	a ceremonial gate into a large courtyard.
正房大院	the large courtyard of the mansion's principal apartments	the large court of the main building
青地大匾	a great blue board	a great blue tablet
斗大三个字	in large gold characters	in characters large as peck measures
大紫檀雕螭案	A long, high table of carved red sandalwood	On the large red sandalwood table carved with dragons
墨龙大画	a long vertical scroll with an ink-painting of a dragon emerging from clouds and waves	a large scroll-picture of black dragons riding the waves
大炕	a large kang	The large kang
大椅	four big chairs	four armchairs
粉油大影壁	a white painted screen wall	a big screen wall painted white

第三回中频繁出现“大”字。杨译本倾向于将原文中的“大”字显化为英语中的具体形容词，如“huge”、“great”、“large”、“imposing”、“ceremonial”、“big”等，或者直接通过选词如“armchair”（An armchair is a big comfortable chair that has a support on each side for your arms.）来隐含“大”的意味。这使译文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贾府的宏伟与奢华。相比之下，霍译本在处理“大”字时多次选择的省略不译，如“doors were embellished with animal-heads”（兽头大门），“another triple gate”（三间大门），

“a white painted screen wall”（粉油大影壁）。“大”字首先体现的贾府规模之大、社会地位之尊贵、建筑布局之宏伟乃至屋内的陈设也是如此华贵，其次“大”字的频繁使用还巧妙地映衬了林黛玉初入贾府时的心境。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陌生的家族，林黛玉心中不免生出小心翼翼、寄人篱下的不自由之感，故此从文体效果上来说，不应轻易删除。

3.2 质的前景化

脂砚斋曾评价曹雪芹堪称炼字圣手，普通字词经他匠心熔铸，便焕发出别样神韵。这种寻常字眼经淬炼而生的独

特有趣，正是曹公语言艺术的精微之处——看似平实无华，实则暗藏机杼，使文字在凝练中透出深意，于质朴里显出奇崛。

原文：雨村另有船只，带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霍译：There was a separate boat for Yu-cun and a couple of servant-boys to wait on him, and he too now embarked in the capacity of Dai-yu's escort.

杨译：she embarked with her nurse and some elderly maid-servants from the Rong Mansion, followed by Yu-tsun and two pages in another junk.

原文选用“依附”而非“跟着”“护送”，暗含贾雨村借送黛玉之机攀附贾府的钻营本性，脂批亦点明此中讽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象似性说的是语言形式（比如句子结构、词语排列）和它表达的意思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王寅（2010）解释，这种对应不是像镜子一样完全照搬现实，而是语言形式能让人自然联想到杨译“followed by Yu-tsun”以状语结构隐现依附关系，契合认知象似性中形式与意义的理据对应；霍译“as Dai-yu's escort”则因结构凸显雨村独立性，弱化了依附内涵与心理态势的传达，二者处理差异直观体现翻译对原文深意的再现效果。

4. 句法层面

小说作为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文学体裁，对话是其灵魂所在，直接影响人物刻画、情节张力与读者共鸣（张志远、盖梦丽，2006）。《红楼梦》第三回因人物密集登场，对话尤为丰富。从话语模式看，Leech 和 Short 的分类体系揭示了叙述干预的强弱梯度——从叙述者主导的言语行为叙述体（NRSA）到人物自主性最强的自由直接引语（FDS），自由间接引语（FIS）则体现了叙述者与人物意识的博弈（赵毅衡，1989）。原著中人物对话多采用“道”“说”等动词引导的直接引语，而英语小说话语形式更灵活。因此，英译时需根据语境调整直接引语，避免冗长拖沓，既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又满足读者审美期待，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动态平衡。

原文：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

霍译：A maid came in to say that Bao-yu was back.

杨译：A maid came in to announce, “Pao-yu is here”.

“宝玉来了”在原文中是一个直接引语，杨译本中保留了直接引语的形式“Pao-yu is here”，霍斯译本则将其转

化为间接引语的形式“to say that Bao-yu was back”，巧妙地将人物话语融入叙事脉络，使叙事节奏更为流畅自然。在小说创作中，针对次要角色的非核心言辞，可灵活采用间接引语、言语行为叙述体等非直述表达，既能避免叙事碎片化，又能通过语言形式的调整优化阅读体验，确保叙事流的连贯性与整体性，这种处理策略在《红楼梦》的翻译实践中具有显著的示范价值。

原文：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望舅母容谅”。

霍译：Daiyu smilingly replied that though it was very kind of her aunt to offer and she thought really not to refuse... She begged her aunt to excuse her.

杨译：“Thank you very much, aunt, you're so kind,” said Daiyu. “Really I shouldn't decline....Please excuse me.”

上述例子同样是一个直接引语，杨译本再现了原文的话语呈现方式。直接引语凭借其自然性与鲜活性，在人物性格塑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号所营造的音响效果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表达效果（申丹，1998）。然而霍译本进行了多处适应性调整，其中将直接引语转化为间接引语的处理尤为显著——这种话语形式的改变直接引发了叙述视角的转换，原本黛玉的内聚焦视角被置换为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与原文以语言细节凸显人物特质的创作意图产生明显偏离。

黛玉恭敬的措辞折射出谨慎心态——唯恐因言行失当遭人耻笑。这种通过语言细节塑造的立体形象，在霍译的视角转换与话语重构中未能得到充分复现。间接引语的转述虽保证了叙事流畅性，却削弱了原文通过直接引语所实现的性格刻画力度，客观上弱化了黛玉形象的完整性与心理层次感，使人物塑造的细腻度有所折损。

5. 结论

通过对比《红楼梦》第三回两译本可见，霍克斯译本以创造性散体改诗体的策略，在语音层面追求文体对等，成功再现原著诗意氛围与文学魅力；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则严守“忠实原文”原则，聚焦意义精准传达，力求还原用词修辞的文体效果。小说翻译需兼顾内容与文体双重维度，体现美学修辞价值。文学文体学的核心在于把握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其评判标准即是否最大程度呈现原文的主题意义与美学效果。

参考文献:

- [1]Leech, G. N. &M. H. Short. *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2]Lodge, D. *Language of Fiction*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 [3]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申丹. 论文学文本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J]. 中国翻译, 2002 (1) : 11-15.
- [5]文军、任艳. 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 (1979—2010) [J]. 中国外语, 2012 (1) : 84-93.
- [6]王寅.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修辞学”——从认知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兼容、互补看认知修辞学的可行性 [J]. 当代修辞学, 2010 (1) : 45-55
- [7]王佐良. 文体学引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 [8]张志远、盖梦丽. 从《红楼梦》的翻译看小说人物对话翻的达意传神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4) : 4-9.
- [9]赵毅衡. 文学符号学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作者简介: 曾芳芳, 1998 年 8 月 2 日, 女, 汉, 湖南衡阳, 研究生, 职称在读研究生, 翻译理论与实践